

警世小說
淒涼賭語(上)
唐・舫川

父言誤矣。彼盛富家女。惟姑莊嚴謹。無恃財物傲氣。性復好學。而深於情。明大體。與所謂摩登女子不同。故其夫必無心體。父可毋庸。其父微笑曰。汝失其必無心體。豈能慮及久遠事。人心有如海底針。殊難看。吾為愛兒故。當為汝謀萬全耳。

邇來水。晦又數年。情信已卒業。梁家乃提議舉行婚禮。倩青父託以適友方新任京某局長。擬遣子往謀一職。殊非欲其有所助。婚。且不過使其稍習世務。得知稼穡然後結婚。以後便向尚樸。稍待未之為遲。女家無以難。因聽之。

(未完)

草鞋洲

葆真

草鞋洲去新會縣城卅里許。地處江中。灌溉利便。嘉禾挺秀。新會地多植桑。草鞋木亦特多。每當夕陽西墜。將落未落之暉。發為金色。映於麥林之中。耀以三五牧童。驅牛羊歸。踰徑而歸。與歌聲相和。而斧牛聲。炊烟燭燭。升於空中。與孤雲相追逐。益見幽情。吾人處都市。偶覓其地。不置置身桃源。視陶潛之作。或竟有過。而按其真。或亦如是。草鞋洲為獨立島嶼。據故老傳。去今七百年前。宋室失綱。元兵南下。孤臣君乃智多星。吾何自居處僕僕。今者已矣。命之。未明其利。時邑宰與十羅鼎比為奸。霸與之商。途經老者通匪。立下文文迷老下獄。家人囑遣此變。不知所措。馮則竊對曰。汝等既荷我主之恩。九釐報飽。今者我主無辜遭捕。君等竟忍坐視不救耶。自喜曰。以機會已至。豈容錯過。乃踰關蹈農民報恩者。赴湯蹈火。誓死不解。馮舉人。輟聲者幾月。各農民即糾集數百。持刀荷鋤。浩浩蕩蕩。一路殺奔縣署。為第一聲號令。先擒賊。農民遂一湧而。格殺馮。衝弁等猝不及防。兇犯更無避。馮等劫掠老者出後。馮又曰。速速斬并誅之。毋滋民患也。農民旋訪其餘勇。頭領賊。邑令卒不獲免。老者親此劇變。至面無人色。僅如死狀。農人兒老若輩。遂以薑湯。移時醒醒。淚曰。是謀士使者。馮曰。我。也。老者切齒曰。君害我一家。如之何。未幾。又外縣運勇十數百。即洪秀全開報盟。亡我漢家。烏夷食官。際茲清廷不道。亡我漢家。烏夷食官。民魚肉。今日老先生之事。可見一斑。不從我上山。可保安然渡過不然。家產在我掌握中矣。老者涕泗滂沱大號曰。家產君乃智多星。吾何自居處僕僕。今者已矣。

識盡若以日始族。驚分幸所入萬人手。往竊者士逃。
 黃未三月至謝買。涉按月圖格七便買。明交不六量。
 逢清三月黃寶買。特即五日爲自號過買。易明號第。
 陞可十逢樹買。此向日証來上坐買。後華訂七。

子。子相繼而亡，元寇航海，遇風海樹漂沉，
并陷。村松秀房奔荒航海逃走。嘉應海樹漂
後，宗族逃至新會之崖門。聞說亦自沉於海。
遺孀宋氏爲宋室城。飲淚吞聲。莫敢收
抗。趙仁誠者屬宋宗族。憤國家破亡。思與
摩爭。然終於城而縋於兵。有志勿遂。既而
聞日軍主峯山寺徵雲丈。有玄術。擬乞爲
助。且以沐浴而往。半峯距陸門遠。行二日
始達。抵寺。問於人。微雲單獨他去。士誠
失望。惘惘歸。乘舟渡江。舟中凡二人。其
一僧也。偕見士誠持杖坐。微雲之旄爲微矣
且曰：以手撫所持杖之節。若脫其中。士
誠異之。將以詢之。僧曰：居士想吾冒昧
居士胸中。茲時或有甚不適。然其思慮有驚
於天下。士誠以道及胸中事。不覺爲驚
。僧視之色。旋曰：居士雖有此智。奈時
不利何！士誠密叩之。僧曰：經者意欲速短
耳。時至自喪。惟此非居士所能目視。僧於
言間解足上之草履。寢於海中。曰：居士誌之
。日晡屣坐者入定。士誠再詢。僧以厭其煩。
憤然起。自沉於水。榜人異大驚而下按之。
而僧已不見。士誠知僧爲異人。默不敢語。
五十年後。士誠老且死。乃爲語於其子。謂
元寇之滅。可視江濱曾否有新島嶼突起。土
誠死。子孫遵遺訓。未嘗有一日間。越九
十餘年。江中又有新陸突起。其形似巨鞋。土
誠之孫喜而告人曰：寇旦滅矣。毋何元順帝
被逼逃出關外。今之過者。祇感其地風景特
不同。不知實有無歷史存在也。

夫復何言。馮乃一聲斷絕。各勇士環集於
河下。令悉遷其家。明略檢挾契券官籍於
民曰：從我者生。否則官兵先刃。難大無
。各畏夫迫得隨鴻上山舉義。此爲洪程程
之首倡也。後事紛紜。迹幾穿窬閉會。且
書詳載。故是篇亦附一段落焉。

(作者按)上述別紀。係得自余友吳君口
傳者。據云：其先父何馬聖先生之父親爲
儒者。如姚燮蓋悉其詳。第按坊本洪秀全
一書。內盡以錢鏐爲正統起。作花縣
友時馮雲山於遊。次而自洪秀全
奉天耶穌教。結識楊修業。後始下山入桂
林行耶穌教。歸山居修業。乃取石達開
起義於金田鄉。則其所說與拙作迥異。
謂似不可遽引爲實。竊恐所述之區。想
蓋訪無憑。所情者蔡漢與宅者之姓名名
。至爲憾事。抑作者又貽一方面言。謂
錢江在輕遊塘塾教學師。一日天降大雨
鏡江通經閣前墜下蓮雨。洪秀全大聲
於戶外。鏡江聞而知非凡响。乃入東講
其投治。後由洪介德誦馮雲山云云。是
言人人殊。難於指實。姑并存之(酬四元

滑橋小說納寵招尤

曲江鄉人沈鍾靈字作人。父宦遊致富。居城中。人於人窮冠而交之。諸輩不成。改嫁婦人過閭。另覓富而多損友。作人諷味。以是常受欺騙。其納妾一事。尤足爲人所詬。出多人。有某氏女年十二。從鍾靈

(買) 與本堂有交定號西
經義什展東

連該演第5等 非或第3劣 建3則已 6位優案第

(買) 洋本潤局
與本堂有交定號西
經義什展東

(買) 登報一典上
安如午舖業
份號業

(買) 請即向立至
月號東山
州東山

四段落
買地

香港近事
犬救少女
黃可恩

香港近界有少年吳某。富家子也。性閑偶。無常意者。家畜一犬。體雄健。解人意。凡山入不呼而自隨。吳獨珍愛之。未嘗加以鎖。一日清晨大自外出。及早餐時不返。吳乃大為狼踴。披皮毛盡視。甚為狼狽。惟未稍察其狀。且欣欣然若有喜色。復徇其然吠。吳其必與他犬鬥門而勝。故欣然。惟其皮落見血。擬用藥為之敷治。詎意犬乃不統軌。仍循從不出。復奔其主挾其耳。吳某之乃從之出門。犬遂狂奔。吳隨之至一山。丘陵起伏。森林蔽天。忽聞叢中有呻吟聲。犬遂止而不行。懸於樹下。狀甚悲。吳觀此大駭。蓋有葬夫類仆於點。暗已相逼。惟各以禮自持。本受授不親之訓。終始未通一語。某歲夏。女與同學數輩。正樂於紅荔灣頭。一葉扁舟。忽波濤迭。桀桀凶形之際。舟已全解靜處。忽有一小舟迎面來。中有登徒二三。觀女舟。乃迫近其傍。女因調笑。欲加非禮。女大嘩。羣相奔避。驚聲呼救。小舟飛掠從間道過。一少年行動。乃突有一舟飛掠從間道過。一少年力躍登岸。舉手向登徒猛擊。登徒不及防。骨震一聲。沈水內。餘兒男對各鳥獸散。女驚顧稍定。回顧小舟。譁為對門男子。不覺芳心忤然。紅粧於頰。乃向之招討救護。適款曲。歸家後將事告諸母。母感其義。邀之來。見信青文。形容彬彬。純雅有德。無儻薄氣。大喜許。并討救護意。自是時始相過從。花前携手。月下談心。即情似水。意如綿。疑人一變。不日談笑多少人矣。嗣乃提出正式聯婚。雙方家長均滿意。遂訂焉。各俟卒業即舉行嘉禮。時信青父方統判幕於潮汕。老成練達。信青婚事由其母作主。接接函始知。歸而謂之曰。晚近女德墮落。易合易離。所謂愛者惟一時之興趣。殊無真賞愛於心。所謂愛者惟一時之興趣。殊無真賞愛於心。不悞於始。將殆來日憂。彼婆家擁資鉅萬。奪奪處處。吾家清貧如斯。所恃惟月入蠅頭。與彼相較。實有天壤之別。吾殊嫌其齊大非

天王洪秀全起義(虎文)

老者聞言掀眉嘆曰。如是。是請君爲我謀之。
老對曰。以鄙人之見。先買農民以備己用。倘
匪來剗。當有農民爲助。但如欲結農民者。
非加恩知收田租不可。究未審我主肯捨此
區區否耳。老者喜曰。可。遂任交君行。君
可矣。馮大喜。卽於早臘後發田畝間。與
農夫閒語。漸而語及繳租。佃戶蹙額曰。租
已滿。欲繳無從。非貴主及先人開恩拯
救者。則難矣。馮曰。農村破產。苦境堪悲。
汝等既屬艱難。我主儘可通融辦理。乃朗聲
言曰。各佃戶聽者。我主以農民辛勞。希望
豐收有報。詎知大易其常。殊深憐愍。茲者
我主大發宏願。特救濟農村慘苦。凡屬耘
我主之田者。一律免納頭墾租銀。各佃戶聽
罷。莫不飛聲色。高呼隆恩厚重。馮暗念
曰。民可使也。遂返命。語老主曰。我主當
稱至聖至德無幾矣。歲月蹉跎。時光易過。忽忽
又臨晚造之期。豈料馮無命于主。思惟丁
晚造田禾依然歉收。福復無命于主。單單丁
成歉收。佃戶斯時若戴二天之德焉。老者有
長子。年已弱冠。爾雅溫文。翩翩之俗世公
子也。老者抱孫念切。乃爲兒色佳飾。後
遇寒修秋。說合同邑某氏女。女深嫻舞詞。
淑德無雙。且天生秀麗。嬌嬌多姿。方謂詠

妖年十七。卻步虛仙。並出小影相示。
作春睡圖。臥態如妃。以錦被半披其身。
目而睡。颯然治容。是名縹緲仙。一作理
圖。目睡而理髮。芳容自鏡中反照而出。眉
目細。姿態綽約。是名步虛仙。作人見之
覺一時並獲兩佳人。乃成有絕世獨立之風姿。
欲左右之。欲並要之。諸各贈六千金。友
議。是以莊嚴允價。然後肩輿送至寓中。金
屋而藏之。設筵款客。一如俗例。客散。諸
嫖客舍合目。步虛仙者坐而支頤。作人
乃出前得小影視之。無絲毫錯誤。但縹
仙者眇一目。步虛仙跂一足。作人大愾。
諸友。則皆遠揚矣。乃又顧二仙。惟其納
念之未發。有言揚州有某姓女子。小家
兒。知禮義。八極活觀音。家貧父死。願
葬母。身價頗廉。作人聞之。心忡然動。寬
舟往迎。果遇之。女年卅雙十。風采絕
俗。同來者謂事不宜遲。有某富人。方
往來問鼎。則已入與衆笑。及入與衆笑。
而去。是役也。以銀付諸媒媼。皆叩謝
新人無語。祝之。乃泥塑觀音也。作人痛
流涕。不敢復娶。(二)

買用 概未月經
清廿四帖
揭一
本半

本堂無
廿五

期名
本親
本堂
本堂

印鑑該國
舊章作序

遺生

鎖匙兩條
十五日下
形并刻有
日起以後

遺生

